

最後的 世紀最動人的傳說 香格里拉



詹姆士·希爾頓 James Hilton 著
陳蒼多 譯

我們雖無法發現——香格里拉
這個沒有生、老、病、死的美妙樂園，
但仍然相信這個動人的傳說。

最後的香格里拉

作 者 / 詹姆士·希爾頓

譯 者 / 陳蒼多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編輯部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 (編輯部)

(02)2978-9529 (營業部)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 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電子信箱 / a68689@ms22.hinet.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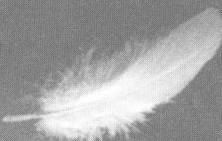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3 年 1 月初版

原 價 / 19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最後的 世紀最動人的傳說 香格里拉



詹姆士·希爾頓James Hilton 著
陳蒼多 譯

我們雖無法發現——香格里拉
這個沒有生、老、病、死的美妙樂園，
但仍然相信這個動人的傳說。

譯序

陳蒼多

《最後的香格里拉》(Lost Horizon)的作者詹姆士·希爾頓(James Hilton)所寫的少數作品中，以《最後的香格里拉》和《萬世師表》最為有名，而兩者皆搬上銀幕，可見他的作品相當引人入勝。

我們都知道，「香格里拉」一詞相當流行，而事實上，這個詞語的本源正是《最後的香格里拉》一書。

「香格里拉」是希爾頓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或「烏托邦」，然而它又似乎並不那麼虛無飄渺，裡面的居名在希爾頓的筆下竟是那麼栩栩如生。書中的「藍月」谷是那麼引人遐想，然而裡面的一切卻是那麼充滿生命力，其實本書最大的特色也許在於它的撲朔迷離氣息，在於它的虛擬真實。

本書所呈現的靈視——願景——也讓有心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我們將待在這兒，跟我們的書，我們的音樂，我們的冥想待在一起，保存一個將要消失的時代的脆弱高雅，追求人類在耗盡所有的熱情後所需要的智慧……」，又如「我們是一艘救生艇，在大風吹襲的海中行駛，可以接納一些湊巧活命的人……」

在世紀末的今天，這樣的一處「香格里拉」也許是一些不甘失落的人所樂於追求的吧？

西元二十世紀末於台北

序 幕

雪茄已經快抽完了。我們開始品嚐幻滅的滋味——當年上學時的玩伴，再度見面時已長大成
人，彼此再也沒有心目中那麼多的共同點，免不了會有這種幻滅之苦。魯德福寫小說。衛南德是
大使館的一位祕書，剛在「騰波霍夫」請我們吃飯。我認為，他並沒有表現得很高興，只是顯示
出一位外交官在這樣的場合所必須經常表現的鎮定模樣。只因為我們三個單身的英國人置身在一
個外國首都之中，所以我們才聚在一起。我已經獲得了一個結論：記憶中衛南德·特提斯微微透
露出的那種一本正經姿態，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減少；我反而比較喜歡身為「維多利亞公會」
一員的魯德福。我一度既欺侮魯德福又保護他，如今這位瘦削的「小大人」已經變得很成熟了。
他賺的錢可能比我們兩人都多，所過的生活也許比我們兩人更有趣，所以衛南德和我都同樣對他
有一點吃味。

然而，那個晚上的時光卻一點也不枯燥。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德國航空公司」的大飛機從
中歐各個地區飛抵機場。接近黃昏時分，弧光亮起，情景就平添一種戲劇性的豐華光采。其中一
架飛機是英國製的，駕駛員全副飛行服裝，漫步走過我們的桌子，向衛南德敬禮，但是衛南德最
初沒有認出他。等到認出來時，大家就彼此介紹一番，邀請陌生人加入我們之中。他是一位愉快

又樂天的年輕人，名叫桑德斯。衛南德表示道歉，說是一個人穿了飛行裝、戴上飛行頭盔後很難辨認。桑德斯聽了後笑著回答：「哦，沒錯，我很了解這一點。不要忘記，我本來是在巴斯庫爾。」衛南德也笑了，但是沒有笑得那麼自然。談話轉到別方面的事情。

桑德斯為我們這一小群人增添了吸引力，我們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約十點鐘時，衛南德離開我們一會，要去跟坐在附近一張桌子旁的某一個人講話。魯德福利利用談話忽然中斷的時間說道：「哦，對了，你剛剛提到巴斯庫爾。我稍微知道這個地方。你暗示那兒發生過什麼事嗎？」

桑德斯很羞怯地微笑。「只不過是我在服役時有一次發生了騷動事件。」但是，他是個年輕人，很快就會說出祕密的。「是這樣的，一個阿富汗人，或者阿弗利迪人，或者某一個人，駕駛一架飛機逃走了，後果非常嚴重，你是可以想像的。這是我所聽過的最卑鄙的事。原來這個傢伙埋伏等著飛行員，把他擊昏，偷取他的裝備，爬進駕駛艙，沒有其他人看到。他也對機械工人發出正確的信號，以高明的姿態飛走了。麻煩的是，他一直沒有回來。」

魯德福露出很感興趣的神色。「此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哦——想必是大約一年前。一九三一年五月。由於發生革命，我們要平民們從巴斯庫爾撤退到培夏華——也許你記得此事。地方上有一點亂，否則我不認為這種事會發生。但是事情還是發生了——在相當的程度上顯示出，衣服造就了人，不是嗎？」

魯德福仍然很感興趣。「我還以為，在那種情況下，你們是有一個以上的人負責一架飛機？」

「就所有平常的運兵飛機而言，情況確實是如此，但是，這架飛機很特別，本來是為一位印度大君而製造的，是很有噱頭的那一種。印度測量人員一直使用這架飛機在喀什米爾進行高緯度

飛行。」

「你說，它一直沒有到達培夏華？」

「不曾到達那兒，也不曾降落在任何其他地方——就我們所能發現的，情況是如此。這是事情怪異的部分。當然，如果這個傢伙是一位土著，他也許會飛向山中，想要以乘客當做人質。我認為，他們全都喪命了。邊境有好多地方，飛機可能墜落在那兒，以後也沒有人聽到消息。」

「是的，我知道那種國家。有多少乘客呢？」

「我想是四位。三個男人和某一位女性傳教士。」

「其中有一個男人碰巧叫康威嗎？」

桑德斯露出驚奇的神色。「是的，事實上是有這樣一個人，名叫『榮耀』·康威——你認識他嗎？」

「他跟我唸同一所學校，」魯德福有一點不自在地說；雖然是事實，但是他知道不適合說出這句話。

「他是一個樂天的好人，從他在巴斯庫爾的所做所為可以看出來，」桑德斯繼續說。

魯德福點頭。「是的，確實是如此……但是，多麼不尋常……不尋常……」他似乎在一陣茫然後集中起精神。然後他又說：「報紙不曾刊登這個消息，我還以為我會讀到這個消息。當時的情況是如何呢？」

桑德斯忽然露出很不舒適的神色，我認為，他甚至快要變得臉紅了。「說真的，」他回答，「我似乎洩露了不應該洩露的事情。或者，也許這件事現在並不重要了——此事想必是茶餘飯後

的陳腐新聞了，在市場中更不用說是如此了。這個消息在當時被隱瞞，你知道——我是說，關於此事是怎麼發生的；聽起來是不會那麼令人好受的。政府人員只說，他們有一架飛機失蹤，並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那種事情並沒有吸引局外人相當的注意。」

此時，衛南德加入談話的行列，桑德斯有點歉意地轉向他。「我說衛南德啊，這些人一直在談『榮耀』·康威。恐怕我是洩露了巴斯庫爾地方的祕密——我希望你並不認為有什麼要緊？」衛南德有一會的時間顯示出嚴肅的沉默神色。顯然，他努力要在「同胞的禮貌」與「公務員的正直」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我禁不住感覺到，」他終於說，「如果只讓此事成為一種軼聞，那是很可惜的。我本來一直認為，你們飛行員顧及榮譽，不洩露祕密。」如此數落這個年輕人之後，他更加和藹地轉向魯德福。「當然，你的情況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敢說，你知道邊界的事情有時需要籠罩在一點神祕的氣息之中。」

「另一方面而言，」魯德福冷冷地回答，「人們又很好奇，想要知道事實。」

「只要一個人有真正的理由想知道事實，他就會知道的。當時我在培夏華，我可以確實告訴你這件事。你跟康威很熟嗎？」我是說自從學生時代以來？」

「在牛津有一點熟，以後偶爾見見面。你經常遇見他嗎？」

「我駐紮在安哥拉時，我們見過一兩次面。」

「你喜歡他嗎？」

「我認為他很聰明，但有一點散漫。」

魯德福微笑。「他確實很聰明。他的大學生活過得有聲有色——一直到戰爭爆發。他參加划

船隊，是學生俱樂部的領導人物，得過一些獎——我也認為他是我所聽過的最佳業餘鋼琴手。他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說不定喬威特本來要推荐他當未來的首相呢。然而，事實上，在從牛津畢業後，人們就不再聽到有關他的很多消息了。當然，戰爭中斷了他的生涯。他當時很年輕，但我想他在戰時的經歷很豐富。」

「他受傷了，或發生了什麼事，」衛南德回答，「但是不很嚴重。他的表現一點也不差，曾在法國得了金十字勳章。然後，我想他是回到牛津當了一陣子的特別研究員。我知道，他在一九二一年到東方。由於他懂得東方語言，所以沒有經過任何平常的初試就找到了工作。他經歷了幾個職務。」

魯德福笑得更開朗。「當然，這說明了一切。歷史永遠不會告訴我們說，他的光采浪費在例行的工作中：為外交部的便條做翻譯電碼的工作，以及在使館的茶會中遞茶。」

「他是當領事，不是外交官，」衛南德很高傲地說。顯然他不喜歡對方所說的玩笑話。魯德福又說了幾句類似的揶揄言語，起身要離開，衛南德並沒有挽留他。無論如何，時間已不早了，我說我也要走了。我們道別時，衛南德的儀態仍然是一本正經，沉默無言，但是桑德斯卻顯得很熱誠，他說，希望什麼時候再與我們見面。

我預定要在清晨的陰暗時辰搭乘橫越歐陸的火車。我們在等計程車時，魯德福問我，是否想到他的旅館消磨空檔的時間。他說，他的旅館有一間起居室，我們可以在那兒談天。我說這樣很棒，他回答說：「很好。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們可以談談康威，除非你對他的事情完全沒有興趣。」

我說，雖然我幾乎不認識他，但我並不會對他的事情完全不感興趣。「他在我讀完第一學期後就離開了，以後不曾再見到他。但是，有一次他對我特別好。當時我是一個剛到學校的男孩，他沒有現實的理由應該對我好。雖然那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一直記得。」

魯德福表示同意。「是的，雖然如果以時間來算，我也極少看到他，但是我卻同樣相當喜歡他。」

然後是一陣奇異的沉默，顯然我們兩人都在想著這個人，他對我們而言很重要，不能只從偶然的接觸來判斷其重要性。我從此以後時常發現，其他見過康威的人——就算是以十分正式的方式短暫見過面——都在事後非常生動地記得他。他在年輕的時代確實表現得很不尋常，而我在崇拜英雄的年紀認識了他，對他的記憶仍然十分清楚，透露出浪漫氣息。他個子高，長得極為好看，不僅非常擅長運動，也囊括了學校所有想得出來的獎項。一位很感情用事的校長，有一次提到他的成就時，以「榮耀」這個字眼來形容他，他的綽號也因此產生。也許，只有他在有了這個綽號後還能繼續活下去，不會「見光死」。我記得，他以希臘文發表了一篇「授獎日」演說，並且在學校的戲劇演出中也是表現第一流的。他很像是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包括他那種不經意的多才多藝，他那好看的外表，加上心智的活動與生理的活動生氣勃勃地結合在一起，有那麼一點菲立普·希德尼（Philip Sidney）的風格。現在，我們的文明並不時常會造就出這樣的人。我曾向魯德福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他回答說：「是的，沒錯；我們對這種人有一個特別的貶詞——我們稱他們為業餘藝術愛好者。我想，有些人一定這樣稱呼康威，例如，像衛南德這樣的人。我不是很喜歡衛南德。我無法忍受像他這種類型的人——那麼一本正經，那麼像高山一樣地自大。還有那種

完全學監似的心智，你注意到了嗎？用些小家子氣的語詞，談及『顧及人們的榮譽』，以及『洩露秘密』——好像可厭的大英帝國是道明學校的五年級！但是我總是與這些外交家先生有過節。」

我們默默開了幾個街區的車，然後他繼續說：「但是，我是不會錯過這個晚上的。這對我而言是一種特殊的經驗——聽到桑德斯談到在巴斯庫爾所發生的事情。你知道，我以前已經聽過，並沒有完全相信。那是某一個遠更怪誕的故事的一部分，而我完全沒有理由去相信這個怪誕的故事，或者，嗯，無論如何只有一個很薄弱的理由去相信。現在是有兩個很薄弱的理由。我敢說，你能夠猜想到，我並不是一個特別容易上當的人。我一生花了很多時間到處旅行，我知道世界上有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說，如果你自己看到，但是，如果你是從別人口中輾轉聽來，那就不常是如此了。然而……」

他似乎忽然體認到，他所說的話對我而言不會有多大的意義，於是就停下來，笑著。「嗯，有一件事倒是很確定的——我不可能向衛南德吐露秘密。那會像把一首史詩賣給《祕聞》雜誌。我寧願在你身上試試運氣。」

「也許你在阿諛我，」我暗示。

「雖然你寫了那本書，但我不會因此這樣認為。」

我並沒有提到我是那本很專門的作品的作者（畢竟，神經科專門醫師並不是每個人的「本行」）；我感到很驚奇，魯德福甚至聽到這本書了。我說出我的驚奇感覺，他回答：「嗯，你知道，我當時很感興趣，因為康威一度為健忘症所苦。」

我們的車子開到了旅館，他必須到櫃台拿鑰匙。我們上到第五樓時，他說：「這一切只是拐

彎抹角。事實上康威並沒有死。至少幾個月前他並沒有死。」

在電梯上升狀態的狹窄空間與有限時間之中，我無法對此事提出評論。幾秒鐘後，當我們走到迴廊時，我就回答說：「你確定此事嗎？你怎麼知道的？」

他一面打開門的鎖，一面回答：「因為去年十一月我跟他同搭一架日本班機，從上海飛到檀香山。」一直到我們在安樂椅上安頓下來，準備好飲料和雪茄，他才又開始講話。「你知道，我秋天在中國度假，我總是到處流浪。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康威，我們不曾通信。我不能說，他經常在我腦海中出現，不過，有極少數人的臉孔，如果我努力去想像的話，總是很容易映入腦海中，而他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去漢口拜訪一個朋友，坐北京的快車回來。在火車上，我剛好跟一個很迷人的法國女修道院長談天，她要到修道院所在的重慶。由於我懂一點法文，她似乎很樂於跟我閒聊她的一般性工作與公事。事實上，我並不很同情一般的傳教士工作，但是，就像今日的很多人一樣，我承認羅馬人本身自成一類，因為至少他們努力工作，在一個充滿其他階級的世界中，並不裝出軍官的模樣。但是，這是順便提起。重要的是，這位女修道院長跟我談到了在重慶的教會醫院，提到一個發燒的病人，在幾個星期前被送進醫院，他們認為，這個病人想必是歐洲人——雖然病人無法說明自己的身分，也沒有文件。他穿著當地人的衣服，並且是最差的那一種。當修女們把他送進來時，他已經病得很重。他中文講得很流利，法文也講得不錯。這位與我同坐火車的修女很確實地告訴我說，這位病人在還不知道修女們的國籍之前，也用英文跟她們講話，腔調很精準。我說，我無法想像這樣一種現象，並且微微調侃她說，她不懂英文，竟然能夠聽得出這個人的英文腔調很精準。我們以開玩笑的心情談到這些事情以及其他事情，最後，

她邀請我去參觀教會——如果我湊巧到附近的地方。在那時候，此事就像攀登埃佛勒斯峰那樣不可能。當火車到達重慶時，我跟她握手，確實感到很遺憾：我們的偶遇已經結束了。可是，過不了幾小時，我卻又回到了重慶。原來火車在往前開了一兩哩路後拋錨了，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把我們送回車站。我們在那兒獲知，支援的火車要在十二小時之後才能到達。中國的鐵路時常發生這種事。所以，我必須在重慶度過半天的時間——於是我決定實現那位善良的修女的願望，去拜訪教會。

「我確實去了，受到熱烈的歡迎，只不過這種歡迎自然讓人感到有點驚奇。我認為，一個非天主教徒最難了解的事情之一是：一個天主教徒很容易將公務上的嚴格態度結合以非公務上的心胸寬大。這樣太複雜嗎？無論如何，不要介意，與那些教會的人相處很令人愉快。在那兒還不到一小時，我就發現，修女們已經準備好了一餐，有一位基督教會的年輕中國醫生跟我一起坐下來吃飯，開始以法語夾雜著英語談得很愉快。之後，這位醫生和女修道院院長帶我去看他們很引以為傲的醫院。我已經告訴他們說，我是一位作家；他們心智很單純，想到我可能把他們全都寫進一本書中，就顯得很興奮。我們走過病床，同時醫生說明病例。醫院纖塵不染，看起來管理很有效率。我已經忘記那個英文腔調很精準的神祕病人，後來修道院院長才提醒我說，我們正要走到他的病床那兒。我只能看到這個人的後腦勺；他顯然在睡覺。他們提示我要用英語跟他談，所以我就說『午安』，我最先只能想到這個不很有創意的語詞。這個人忽然抬起頭，也回答『午安』。沒有錯，他的腔調很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我沒有時間為此感到驚奇，因為儘管他留了鬍子，外表已經完全改變，加上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然而，我卻已經認出他了。他就是康威。

我確定他就是，然而，如果我當時停下來想想此事，我很可能就會認定他也許不是康威。很幸運的是，我是根據當時的衝動行事。我大聲說出他的名字，也說出我自己的名字。雖然他看著我，沒有透露出表示認得我的明確徵象，但我卻確定沒有弄錯。他臉上的肌肉奇怪地微微抽動著，是我以前就注意到的，而他的眼睛就像我們以前在貝列爾學院所常說的：更像劍橋人的藍，而不像牛津人。但是除了這一切之外，他是那種從來就不會被認錯的人——看到他一次，就一直認識他。當然，醫生和修道院院長很興奮。我告訴他們說，我認識這個人，他是英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如果他他不認識我，可能只是因為他完全失去了記憶。他們在驚奇之餘也表示同意；我們談了很久有關這個病人的事。他們無法告訴我，康威如何可能在那種狀況下到達重慶。

「長話短說，我在那兒待了兩個星期以上，希望能夠設法讓他記起事情。我並沒有成功，但是他恢復了身體的健康，我們談了很多。我很誠實地告訴他，我是誰、他是誰，但他顯得很溫順，不去辯解。他甚至微微顯露出十分快活的樣子，似乎很高興我跟他作伴。我暗示說，我應該帶他回家，他只是說不介意。他顯然缺少任何個人的慾望，有點令人沮喪。我盡快為我們的離開做安排。我在漢口的領事館認識了一個密友，所以必要的護照以及等等的東西很順利就辦出來了。事實上，我認為，為了康威的緣故，整個事情最好不要公開，不要成為報紙的頭條。我現在可以很高興地說，我是做到了。當然，此事本來很可能成為新聞界很難處理的問題。」

「嗯，我們以十分正常的方式離開中國，坐船溯長江而下，到達南京，然後搭乘火車到上海。當晚有一艘日本班輪要駛往舊金山，所以我們匆匆忙忙上了船。」

「你為他做了很多事，」我說。

魯德福沒有否認。「如果是別人，我想我不會這樣做的。」他回答。「但是，這個人具有一種什麼成分，一直有——很難加以說明，但是我很喜歡盡力幫助他。」

「是的，」我表示同意。「他具有一種特別的魅力，一種迷人的特性，縱使現在去想像，回憶起來也令人感到愉快，只不過，當然了，他在我腦海中仍然是一位穿著板球法蘭絨裝的男學童。」

「很可惜，你沒有在牛津認識他。他相當傑出——沒有其他字眼可以形容他。大戰之後，人們說他變得不同了。我自己也認為他變得不同了。但是，我禁不住感覺到，以他的才賦而言，他應該做更偉大的事情。為大英帝國做那些事情，並不是我心目中的偉大生涯。而康威是很偉大的——或者說，本來應該是很偉大的。你和我都認識他；如果我說，這是我們永遠難忘的一次經驗，我不認為我是在誇張。縱使當他和我在中國的中部相遇，心中一片空白，過去是一團謎，他仍然呈現其奇異的迷人核心。」

魯德福停下來，回憶著，然後繼續說：「你可以想像，我們在船上恢復了往昔的友誼。我把有關自己的一切告訴他，而他專心地聽著，專心的程度也許有點荒謬。他十分清楚地記得自己到達重慶之後所發生的一切。還有一點你也許會感到興趣，那就是，他並沒有忘記語言。例如，他告訴我說，他知道自己想必跟印度這個地方有關，因為他會講印度斯坦語。」

「在橫濱時，船客滿了，在新的乘客中有一位名叫希維金的鋼琴家，要前往美國開演奏會。他跟我們同桌吃飯，有時用德語跟康威交談。從這一點，你可以看出，就外表而言，康威很正常。他失去了記憶，但在日常交際中並沒有顯示出來，除此之外，他並沒有很大的問題。」